

「美人名馬江山」

褚問鵬

神駒受勳記

「驊駟」是名馬的一種稱謂，距今四十九年前我的那匹驊駟，是紫色的，簡稱「棗駟」，因牠渾身棗紅色，唯有牠的四隻小腿雪白閃亮，看來十分悅目。

從小愛馬馬也愛我

他是屬於當年的陸軍第十八軍軍部的戰馬之一。自從軍長羅卓英將軍，指名從上級總指揮部（時在江西的撫州）把我調往軍部工作以後，我方始接受了軍階，而成爲真正的陸軍上校了。至今國防部有我的老歷可查。那時我已稍立軍功了。而我的馬也真爭氣，似乎已能聽懂我的話，我深信我和牠之間，已有一種心靈上的感應。其實說到武功，我是半路出家的，算不了什麼，也許是由於從小愛馬，所以馬也愛我吧？如今悵望天涯，我的棗駟馬是否尚在人間？或已成了行空的天馬？我寫此文，是爲了懷念牠，也可以說是悼念牠，牠能知道嗎？

山江馬名人美
時間是民國二十四年的春天，地點在浙江南部的麗水，麗水的氣候，並不比臺灣冷。陽春三月，草長鶯飛。田野中金黃色的菜花，間隔着一

種名叫「荷花子草」的紫花，這是爲了肥田用的，至於它的學名叫什麼，筆者愧非植物學家，只好從略了。

每天在公事辦完以後，就向參謀長報告一聲：「我騎馬去了。」

參謀長聽了，沒有不許可的，只不過加上一句：「過橋時要當心，千萬不可再踏覆轍呀！」

其時軍長羅卓英將軍，常常出巡，清剿流竄在贛閩一帶的散匪。而以參謀長爲代理主官。

麗水與金華相近，一向治安良好。浙江的老百姓也充份與軍方合作。自從毛酋澤東等率領殘部西竄以後，浙江一帶，似乎早已沒有敵人的踪影了。

不過在軍中待久了的人，是必須時刻提高警覺的。我每逢在郊原馳騁時，也永遠不忘記注意環境。其時共軍初退，老百姓莫不面有菜色，但其中却有少數耕田的農夫，顯得營養良好，精神飽滿。這是什麼緣故呢？

我心上嘀咕。回到軍部，就把疑問對同僚文參謀說了，他却笑我神經過敏。

另外幾位秘書古貫郊、楊幸之、饒邦泰也和

文參謀具有相同的看法。認爲文人總是富於幻想的，說：「你是爲了找尋詩料，而去春郊馳馬，又何必管農夫們的肥瘦呢！」

經他們一嚷嚷，我自然沒有勇氣去報告參謀長了。

駿馬咆哮踢死悍匪

不久，清明節來到，羅軍長依然沒有回來，但軍部的機關鎗却是永遠架設在大門外的。前後四方也都放了步哨，營門口站了衛兵，不過命他們輪流換班去「過節」罷了。

可是，我的棗駟馬却無故咆哮起來，四足踢踢踢地鬧個不了。馬伏老趨走過去，他竟要咬老趨。我親自去安撫牠，牠把長臉來擦我的臉，而且昂首嘶嘶起來。我認爲牠是想出去玩，便把他解下繫馬樁，牽牠到了外面。回頭教老趨拿出鞍轡給棗駟繫上。剛剛弄好，忽見一名步哨空集而來，匆匆向我行了一禮，報告道：「有三十來個穿老百姓衣服的人，手持刀槍，匍匐着往這邊潛進，有偷襲軍部的模樣，請秘書趕緊報告參謀長！」我等他結結巴巴地說完了以後，便誇獎他

：「你的看法很對，這些決不是好人，等他爬行到射程以內，你只顧開鎗打，我們馬上就來。」於是這名步哨迅速回到他的崗位去了。

我把棗驢馬交給老趙，同時吩咐另一馬伙：「趕快把所有的馬備上鞍轡待命出發。」

自己則三脚兩步去見參謀長。

參謀長正擎着酒杯，一聽有情況，大家都同乃去拿傢伙。參謀長也全裝貫帶，和我們一同走出營門來。發現匪徒並無後援，不過三十幾人。我們的人却更少，官兵們算在一起，也不過十個人，於是用散兵線的戰法，分頭殲滅來犯的匪衆。我一眼望見一個似乎是首領的人，正在指揮作戰。「擒賊先擒王」，我這一念剛剛掠過腦海時，我的座下馬早已衝下坡去。

一個匪徒正舉刀要砍我的馬脚，我把繩繩一提，馬脚便高高舉起。對方一刀砍空，正想再砍第二刀時，我的棗驢馬早把兩脚踏下，匪徒的背上便多了兩個洞，他的刀也不知拋向何處去了。誰知當面的敵人剛剛消滅，我的背後却起了一股冷風，知道是敵人來刺我了，還不及回馬時，我的馬已把後脚奮力一踢，敵人與刀都翻落在溝中。我再補上一鎗，又解決了一個悍匪，正在此時，忽見斜刺裏出現一人，正想舉鎗打我，但他用的是步鎗，動作較慢。我就揮了他一手鎗，正中眉心，他翻滾着還沒有死。我就叫衛士們把他捆了，解到軍法處，留着這個活口，好問他的口供。

參謀長不愧是個久經戰陣的名將，他不慌不忙地，已經解決了四個匪徒。同僚們也各有斬獲，也活捉了好幾個，通通解去軍法處審問。

我真慚愧，我的命是棗驢馬救的，如其這一場小戰爭，我也有寸功的話，應該歸之於我的棗驢馬的。

一鎗擊中共諜眉心

這不算遭遇戰，應該說是一種突發性的戰鬪。幸而匪方沒有後援，要不然就不堪設想了。在這種短兵相接的場合，機關鎗的效果，並不太高，因為機關鎗是有「死角」的。輕裝的敵人，只要爬過死角，機關鎗就無所施其技了。自然那天的這場小戰，機關鎗也曾盡了守衛軍門的職責的。

最使我高興的是，那天被我打中眉心的這個傢伙，確實確實是這羣散匪的領導人，是共魯毛澤東等西竄時，暗囑他們扮作老百姓，在田裏耕種，以掩人耳目，我見過他幾次，覺得形跡可疑，大約他也認得我，所以要來殺我，不料却被我一鎗打中了。

審問的結果，知道他們的目標是羅卓英將軍，因為「贛州之役」、「驛前之戰」（江西剿共諸役拙著八千里路雲和月有詳細記敘請參閱），這兩場最激烈的戰鬪，在共黨以為必操勝算的，却都被羅卓英將軍把他們打得落花流水，共軍據點盡失，才不得不放棄老巢而西竄窮荒的。他們只知道國軍已經調去清剿，軍部的防務，必然空虛，便想來偷襲了，不知羅將軍不在軍部，不但撲了個空，還賠上了性命。這又豈是共匪始料所及的？

在當初，我們也曾清查戶口和搜尋武器，却連一枝鎗也沒有見到。如今俘虜招供出來；武器是藏在稻草堆中的。我中央軍是吊民伐罪之師，

惟恐擾民，對於農民們的稻草堆，自無搜查的必要，誰知匪徒們就利用我們愛民的心理，拿老百姓作掩護，而相機來偷襲我們了。

至於當時的審問和事後的挨戶搜查，自有軍法處和特種人員去辦理，此處不必細述。

殺起人來却不含糊

第二天中午，羅卓英軍長聞信趕回，參謀長報告時，一直誇獎我的機警和勇敢。

軍長笑道：「我以前只知道她的文筆好，却不知道她的鎗法更好。」

我謙遜地回答：「要說我還能打幾鎗的話，就該歸功於參謀長、文參謀和諸位同僚的鼓勵。」

文參謀接嘴：「褚秘書確是肯苦練，她每天一早必去練習射擊，如今她已能打中飛鳥了，區區匪衆，那在她的眼裏？不錯，一開始是我給她指點的，到如今已經是青出於藍而勝於藍了。」

「這一次的戰役，全賴參謀長的指揮若定和同仁們的互助合作，如其說本人也有一點微勞的話，應該歸功於我的棗驢馬。要不虧牠，只怕我這個人早已成了殘匪們的刀下鬼了。」說到此，我便把棗驢如何踢死和踢死匪徒的事，從頭說了一遍。

「馬是你騎的，馬的功，也就是你的功，所以應該給你記功。」軍長的話，使我發急了，那天的仗，全靠同仁配合得好，才能够把殘匪殲滅，如其給我記功，那又置其他同仁於何地？我一邊想一邊回答：

「那是萬萬不敢當的，要說有功，這功勞是

大家的。」我忽然想起；來報信的步哨朱得勝，倒是應該給予獎勵的。便問參謀長：

「參謀長還記得這個朱得勝嗎？」

羅軍長就教副官去人事室調閱資料。知道這個朱得勝年方二十浙江紹興人，現在是一等兵。

軍長立刻下令：「發獎金銀圓三百元，升朱得勝爲上士。」人事室經辦人諾諾連聲的去了。

「不過其餘的步哨，怎會一點不知道，應該處罰！」參謀長說得很嚴厲。

我便向參謀長求情，我認爲匪從東方草地裏爬過來，其他方面的步哨，可能看不見，教他們以後提高警覺就是了。

「褚秘書的心最仁慈，但她殺起人來却不含糊。」古實郊笑我婦人之仁。

我也笑道：「在戰場上沒有仁慈，我不殺他，他就殺我，這也是出於不得已呀！」

「我們言歸正傳，這一場仗，自參謀長以次，都有功……」

我執心又要提起我的名字，會招來同僚們的不快，便把話頭扯開，我說：「是不是還有私藏的武器？要不要馬上派人去搜查每一個民家的草堆，看看還有沒有什麼東西，在那兒藏匿着？」

一句話提醒了羅將軍，他說：

「這事得多派人去，光軍法處去搜查是不够的。」

大舉清查的結果，又從一家草堆裏，搜出了兩枝步鎗，一枝手鎗和兩把刺刀。這家男丁，早被共匪拉伏西去，只剩一個風燭殘年的老太太，我們自然不忍法辦這個老年人，她顫巍巍地哭道

：「我那敢管他們的事？即使看他們在做，我也是不敢吭氣的，你們都拿去就是了。」

名駒受勳尾結蝴蝶

軍長因我堅持不肯受獎，他笑道：「不記你的功，記你那匹愛馬的功，總該可以吧？」

「馬又不是人，怎能記功呢？」施參謀長不同意。

我忽然異想天開，認爲勳章必俟上級頒發，我們不敢私鑄，但如打一銀的圓牌，用絲帶繫在馬的脖子上，再給他披紅掛彩，叫老趙牽着，遊行市區一次，此馬通靈，牠也必然會高興的。

「你騎了牠遊行不是更好嗎？」文參謀說。

「那萬萬使不得，這樣一來，便幾近招搖了。」我搖手不迭。

「褚秘書的爲人我了解，她是決不肯這樣做的。」軍長不失爲我的知己。就這一句話，比之十萬獎金，有過無不及的呢。

聽見羅軍長又開口了，他說：

「方才褚秘書的提議我贊成，這是一件別開生面的事，軍部可以做，用不到申報上級的。」他便對丁副官吩咐：

「你今天就去銀樓中，定打一塊方圓二寸的銀牌，上邊穿一個洞，以便懸掛，再買些緞帶紅綢等等，買多少，你可向褚秘書請教，東西買好，一併交給褚秘書就是。」

軍長既然支持我，別人自然也無話可說了。

兩天以後，銀牌和彩綢，已由丁副官送來我處，銀牌上刻的是「名馬棗驕」，字是軍長的親

筆。我高興得什麼似的，先把一條綠色的緞帶（馬怕紅色）穿在銀牌的洞裏，然後把紅綢做了兩個彩球，預備披掛在馬身上，牠看不見的地方。一個蝴蝶結，則是馬尾上面的裝飾品。

我深知牠如今只服我一個人，於是拿了兩塊巧克力糖和銀牌等，一併走到馬棚裏，時間是上午十點，馬已把夜間吃的芻料消化了，可以出外行街。於是先把糖孝敬了我的馬，馬都喜吃糖，棗驕尤甚。然後把那塊銀牌，先在我自己的脖子上掛了一下。牠來嗅嗅這塊牌，沒有不高興的樣子。我就把銀牌從我的脖子上取下，鬆鬆地繫到牠的脖子上，牠似乎感到很高興。等到一切弄妥，就向參謀長報告一聲，叫老趙牽着牠上街去遊行。但我深怕老趙降不住牠，人一多，此馬難免因受驚闖禍。於是我和棗驕並行，預先囑咐觀衆們不要鼓掌，可遠看而不可近觀，以免意外，但觀衆仍舊人山人海；都說：「那是一匹神馬，牠會打仗呢。」不過說歸說却不敢大聲也不敢靠近，爭着讓出路來給馬通行。我時時摸摸牠的頭，或撫撫牠的背，表示我同牠一起，免牠咆哮。

麗水市區很小，我們走到文廟前，已經走了一半路了。人馬就在附近空地上休息一下。老趙從帶來的水壺中倒出一瓢水來給馬飲了，然後再行上路。

大樹將軍領匾獎勉

棗紅色的馬，掛着兩個彩綢的球，左右飄盪，那塊銀牌更十分耀眼。要不是軍中規定不許照相的話，我真想替他照一張相片下來，作爲紀念

呢。

一路平安無事，回到軍部，剛剛十二點，我把彩球等取下。他只是用嘴去撥牠的銀牌，以為是可以吃的吧？我趕緊去房中取來兩枚雞蛋，洗淨擦乾，餵牠吃了，然後把銀牌解下，送請參謀長收存。自己也換上便裝，吃午飯去了。

這「名馬受勳」的一幕，羅將軍只寫了一封信，向陳總指揮報備。連那一次突發性的殲匪之役，也只報告總指揮部，至於總指揮部是否上報國防部，我們不知道，也不想知道，因為事情太小，又何必小題大做呢？可是陳總指揮却下了命令：凡屬那天殲匪有功的官員，一律發給每人獎

金銀圓五百元，以示鼓勵。至於那位步哨的升級授獎，總指揮部也核准了。

事後，羅將軍親書：「美人名馬江山」一幅橫額賜我，作為紀念。但我愧非美人，只好有負這位「大樹將軍」（羅卓英為人謙遜，口不言功，同輩均以大樹將軍稱之。）的春風詞筆了。

中外文庫 貴州政壇憶往

何輯五 著

定價台幣壹佰陸拾元

要目：貴山富水憶舊痕，清廉可風的劉顯世都督，護國討袁幕後人物王伯羣與王文華，顧祝同與西南軍政，追憶吳鼎昌主席，我對楊森將軍的認識，追念谷大哥正倫等散文多篇，另有關於貴州水資源，金屬礦產等論文多篇，篇篇可讀，更富史料價值，全書四百餘頁，穿線平裝，定價壹佰陸拾元郵撥一四〇四四號中外雜誌社帳戶

叢書 南京大屠殺

郭岐將軍 著

定價新台幣壹佰元

民國二十六年七月抗戰爆發，十二月十三日，南京陷落，日軍入城姦淫燒殺，善良同胞慘死者三十餘萬人，係近代史上空前絕後的瘋狂大屠殺事件，前台灣省議員、國軍第四十六師師長郭岐將軍當年保衛南京未及撤出，親身目擊日軍滅絕人性之大屠殺，曾於抗戰勝利後，列席戰犯法庭作證，使南京大屠殺案主兇谷壽夫，罪書確鑿，判處死刑。中外雜誌特請郭岐將軍撰寫「南京大屠殺」長文，連載期間，轟動遐邇，傳誦廣遠，頃應讀者要求，輯印成書並附劉方矩將軍撰「劊子手的下場」及珍貴圖照，二十五開本，穿線平裝定價壹百元郵撥一四〇四四號中外雜誌社帳戶。